



托陈金茂问候惠特曼（外一首）

■招小波（香港）

陈金茂是纽约传播《诗经》的星辰
他与 200 年前
美国的“自由诗之父”惠特曼同城

纽约所有的草叶
都举着惠特曼的诗
他说“请在你的鞋跟底下找我”

我想托陈金茂问候惠特曼
我最欣赏他的一句诗
“我并不把自己限制在我的帽子和鞋子之间”

我也喜欢陈金茂的《老了》
“老了，一张松弛的弓
弯曲着腰身
被挂在了陈旧的墙壁上”

“老了老了，那张弓
却依然想一箭
射落空中翱翔的鹰”

在沙尘暴中认识新疆

在沙尘暴中
我竭力辨认一群老人
他们像一群雕像
默默地坚守着
路边的水果摊
任黄沙扑面
仿佛不愿辜负
他们脚下的
充满苦难的土地

致云

■向昌斌（广东）

我总在黄昏测量风速
计算它何时能抵达你居住的港湾
柳絮飘散的下午
我正趴在窗台翻看你的微信

而你的回音就像突如其来暴雨
打湿我屋檐下所有等待的陶罐
当月光开始称量夜的重量
每个空瓶都盛满未曾兑现的诺言

雕像

■贾惠（甘肃）

父母两人吵了一辈子
从父亲去世后
母亲便成了“雕像”
整日抚摸与父亲
在天安门前的合影

有时脸上悬着半弯月亮
偶尔与风喃喃私语
任凭两行清泪淌过
沟壑纵横的脸

这时我读懂了
所有风雨兼程的跋涉
都不如互相搀扶着
把人间硌脚的碎石
踩成日子里暖人的呢喃

所有晨昏交替的守候
与四季轮转的平凡
都不如为了柴米油盐
争吵出的温度感人

副刊责任编辑：
冯开俊 郭园金 松
王建成 王晓军

岁岁端午

■陈玮佳（江西）

岁岁端午，今又端午。
晨光微曦时，我推开窗，一缕艾草的清香便顺着晨风飘了进来。楼下早市上，卖菖蒲的老人正在整理着青翠的枝叶，那碧绿的色泽在晨光中格外鲜亮。

记得儿时的端午，母亲总要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张罗。她会特意去城郊的芦苇荡采最新鲜的粽叶，那些宽大的叶片还带着露水的湿润。回来后，要把粽叶一片片洗净，用井水浸泡着。端午前夜，厨房里总是灯火通明，母亲和几位姑婶围坐在木盆前，一边包粽子一边说笑。糯米要提前泡发，红豆要煮得恰到好处，咸蛋黄要选流油的。我常常趴在桌边，看她们灵巧的手指将粽叶折成锥形，填入馅料，再用麻绳系紧，一个个棱角分明的粽子就成型了。

如今的端午，确实多了

几分现代的气息。前几日，女儿就兴冲冲地拿着手机给我看：“爸，我在网上订了网红粽子，有小龙虾馅和榴莲味的！”我笑着摇头，却也不忍拂了她的兴致。快递送来时，包装精美的礼盒里躺着五颜六色的粽子，倒也别致。不过，我还是坚持要去市场买些新鲜的粽叶，包些传统的豆沙粽和咸肉粽。

端午这天清晨，我特意起了个大早。将买来的菖蒲和艾草插在门楣上，那股特有的清香顿时弥漫了整个屋子。妻子在厨房煮着粽子，蒸汽氤氲中，熟悉的粽香勾起了无数回忆。我给老家的父母打了个视频电话，屏幕那头，父亲正在院子里晒着新采的草药，母亲则炫耀着她包的粽子有多结实。

中午，全家去了预订的饭店。包厢里布置得古色古香，桌上摆着精致的端午拼

盘：五毒饼、雄黄酒、咸鸭蛋，还有店家特制的“十二红”。儿子对着一道道菜肴拍照发朋友圈，女儿则忙着给爷爷奶奶直播我们的聚餐。席间，妻子说起她小时候过端午要系五彩绳，我便提议饭后去买些彩绳，给孩子们系上。

下午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妻子带着女儿去看社区组织的汉服表演，我和儿子则去了江边看龙舟赛。江面上，彩旗招展，鼓声震天，各色龙舟你追我赶。岸边人山人海，喝彩声此起彼伏。儿子看得入迷，不停地用手机录着小视频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看龙舟，那时没有这么多观众，但划船人的吆喝声却能传得很远很远。

傍晚回家时，女儿已经准备好了彩绳和香囊。我们坐在阳台上，她认真地给每个人手腕系上五彩绳，说是能辟邪。妻子端出下午新做

的绿豆糕，配着清茶，一家人说说笑笑。夜幕降临时，城市的灯光次第亮起，电视里播放着端午晚会，但我们更多时候是在聊着各自白天的见闻。

这个端午，既有网购的便捷，也有传统的坚守；既有现代娱乐，也有古老习俗。新旧交融中，那份对节日的期待与珍视从未改变。就像我坚持要包的传统粽子，虽然费时费力，但咬下去的那一刻，满口都是记忆中的味道。而孩子们热衷的新式过节方式，又何尝不是在创造属于他们这代人的端午记忆呢？

夜深了，我轻轻摩挲着手腕上的五彩绳。岁岁端午，看似相似，却又年年不同。唯一不变的，是那份对团圆的珍视，对传统的传承，以及对家的眷恋。或许，这就是端午节最珍贵的意义。

关于爱情

■李雨燕（四川）

天马行空的梦里
极致的热烈
关于爱情
一千次放弃
一千零一次拾起
人世无常里
滚烫是
唯一的真实

端午辞

■景协民（甘肃）

在北方，在遥远的老家
没有龙舟、艾草和粽叶
只有母亲，在担水的路上
顺道折一些柳枝回来
插上老旧的门楣，只有母亲
将货郎跟前割来的红头绳
系在我的童年。是啊，
只有母亲将冒着热气的粽子
染得花花绿绿，让寡淡的日子
一下子有了鲜艳的色彩
而父亲，压根不管什么端午节
他只是牵着那匹栗色的骡子
走向五月的阳光
走进庄稼深处

把三个孩子带大，让她们成家立业。只希望孩子们的亲娘能偶尔打个电话，最好回来看看，让孩子们找回丢了四年的亲情。

走出烟草站，眼睛一直是湿的。回望那地方，房子是模糊的，人影是模糊的，唯独那娘的身影是清晰的。一边是青春年华，一边是五个孩子。生活的重担与这单薄身子如何相称？但她做的事，说的话，分明见得内心的慈与坚。她像山里的草，秋风也罢，寒风也罢，总那么硬挺着。

彭学明笔下的娘，是生养他的娘；这柳薄的娘，是三个孤儿的娘。天下的娘，骨子里原是一样的。



山里的娘

■吴佩森（湖南）

和伯伯。奶奶七十多了，走路颤巍巍的；伯伯四十出头，看上去却老得多。

这家里原有七口人，爷爷奶奶，父母和三个孩子。七年前，他父亲死了，天便塌了。他母亲出去打工，一去不回，后来干脆改嫁。开始还接大女儿电话，后来连电话也不接了。三个孩子跟着七十多岁的爷爷奶奶过活。四年前，大孙女要办身份证，奶奶办好送去，孙女却哭了。原来学校没要身份证，是她自己想出去打工，挣钱供弟妹读书。奶奶听了，抱着孙女哭作一团。

孩子们除了爷爷奶奶，只有伯伯、伯母是亲人。伯伯身体不好，伯母是家里顶梁柱。他们自己有两个孩子，靠种田不够吃，伯母还得四处打零工。那晚伯母从镇上回来，听说侄女要辍学，二话不说赶过去，当下决定把三个孩子接到自己家养。

四年多来，一万四千多个日夜，她把三个侄儿侄女当亲生的待。五个孩子，吃

多年前读过彭学明的《娘》，书里的娘，是湘西大山里的娘，坚韧如岩，沉默似土。每日里从《团结报》上读一段，娘的形象就在眼前活起来。后来买了书，一气读完，合上书页，娘便立在我心中，再也抹不去了。

今日因事到柳薄去。这地方我曾待过几年，在腊尔山台地上，高九百多米，向来缺水。从前老师们用水，要到四公里外的尖朵朵瀑布上流去挑，来回一个多钟头。如今国家投了钱，从禾库天星水库引了水来，家家通了自来水。房子也新了，多是两三层的楼房，即便平房，也收拾得干净。只是季节比山下慢半拍，山下庄稼早已归仓，这里秋收才过，家家门前晒着稻谷、玉米、大豆，金黄一片。

我们去访一户姓石的人家。院子里晒满剥了皮的玉米棒，堂屋里堆着未晒干的稻谷。家中长女在镇上读初三，两个小的在村里上小学。孩子不在家，接待的是奶奶